

女人的王國



柴霍甫

俄國 蒲寧 (I. A. Bunin) 作

我認識柴霍甫是在莫斯科，那時是一八九五年年底。此後我們便時常遇見，無須細說，只是他說了幾句話可以代表他的個性，倒是使我常常記在心裏，要向諸君說說的。

有一次他問我：『你常做文章麼？』

我回答他，說我不過偶一爲之。

他正色說：『不好，一個人應該工作……不要只圖安逸……一世』他說話的聲音低而沈着。

停了一會，他又不相連貫地講：

『一個人要寫小說，我以為他應該從頭至尾先都想好。這是我們做小說的人很要

緊的。並且，他還要寫得短，——能夠怎樣短便怎樣短。」

以後我們談到詩歌，他立刻興奮起來。對我說，『你歡喜亞力舍·托爾斯泰（Alexey Tolstoy）的詩麼？以我個人看來，他是個有作爲的。他幼時穿着夜服，不曾脫去。（意云他很勤勉——譯者）』

自從這幾次我得着柴霍甫一些有益的話，——如一個人應該作工，『不要只圖安逸』，應該作得短，不要說假話之類——以後我們便不曾遇見。直到一八九九年春天，我到耶爾他（Yalta）住幾天，有一晚纔在碼頭上遇見柴霍甫。

他第一句話就是：『你爲甚不來看我明天一定要來的呀。』

我問：『什麼時候？』

『早晨八點。』

他看我有點詫異，又說：

『我們起得很早。你不麼？』

我說：『我也一樣。』

『好極了，你一起身就到我這裡來。我們要請你喝咖啡。你常吃咖啡麼？』

『有時也吃吃。』

『你應該常吃。咖啡真有說不出的味道。我工作的時候，除了晚餐，只喝咖啡和雞湯。早晨喝咖啡，午時吃雞湯。要是不吃，我的工作就做不下去了。』

我謝了他的好意，我們靜默的沿着碼頭走。坐在一個長凳上。

我問：『你愛海麼？』

他回答說：『愛的，只是太寂寞了。』

我說：『我就是愛牠寂寞。』

這時他從眼鏡看出去，看那遠景，似乎在那里想他自己的心思，一邊含糊的說着：

『當兵或是做學生大約很有趣……坐在一羣人當中聽着……』

以後他又說起不相連貫的話來，這在他是常常如此的：

「海真難形容極了。你知道小學生作文怎樣形容海麼？」大哉海也。」如此而已。我覺得這樣形容真好極了。」

有人一定要以爲他說這話並不是真心。但是，柴霍甫——不真心！（？）

有一個深知柴霍甫的人說：「我承認像柴霍甫這樣真誠的人我遇見得很多。但像他這樣質朴，不疑慮，不虛僞的人，却從來不曾見過！」

這真是實話。他喜歡真誠，活潑，愉快，不喜歡煞風景，不喜歡沈悶。他一見學者或是書呆子拋書袋，他就要生氣。在他的作品裏，他很少說到他自己或是他的見解，這使人以爲他是一個沒有主張和責任心的人。他的生活，也不是自私者，很少說到他自己的愛憎。他最愛質朴。「大哉海也。」……因爲他喜歡質朴，不喜歡誇飾，所以他覺得這句話形容得「真好極了」。他的話後來又漸漸的轉移到官員和音樂，這可以顯出他別種性格保持常態。自然這時他在想青春和健康的海是寂寞的……柴霍甫愛生命和歡樂。在他晚年，他之愛歡樂常常形之於語言。但只是諷示別人，並不表現自己。

一八九五年，在莫斯科，我看見一個中等身材的人（柴霍甫時年三十五歲）穿了一身緊身的衣服，靜靜的穿着，很高，舉動很活潑。他接待我，但很沈靜，那時我是一個小孩，錯把他的沈靜當作了冷淡……一八九九年，在耶爾他，我覺得他已經大改變了；他長得瘦了；他的臉更愁了；他的特點仍可以看得出來，但這特點已是老年人的特點，因為他已經飽嘗世故，備歷艱辛了呢。他的聲音很溫和……別的樣子仍就和在莫斯科時差不多；懇切，興奮的說話，但比以前還要來得簡短，他一邊談話，一邊仍要想心思。每當他的視線透過眼鏡外去看海，他的頭稍稍的擡起來的時候，我知道他的心又飛到別處去了。自從在碼頭上相會，第二天早晨我便去訪問他。至今還使我追念那一個光明溫暖的早晨，我和柴霍甫在他花園裏閒步。他很活潑，笑着讀一首詩馬兔與中國人——兒童寓言（Hoares, Hares and Chinamen, a Fable for Children）給我聽，他說他一生就只做过這一首詩。（這首詩是柴霍甫寫給一個朋友的小孩的。見柴霍甫書簡——著者原註）……

那次訪問以後，我常到他家裏去。柴霍甫對我的態度因此變了。他對我更加要好懇切……但他仍保持常態，不十分熱烈，這不但對我這樣，即對與他最親密的人也是這樣。我覺得這並不由於他的嚴冷，一定另有別的重大的緣由。

秀美的白石書屋，被陽光籠罩着；小果園，嗜花癖的柴霍甫親手植的花和樹；他的書室掛着幾張畫，窗前可以望見烏昌司波河的谿谷，和那隱約的蔚藍海影；每日每時，甚至每月我都消磨在這里，我和那人的友誼，他不但以他的天才維繫我，還以他嚴肅的聲音和他孩子的微笑維繫我——一切都使我留着深刻的印象，這是我一生最快樂的回憶。他對我很友愛，有時幾乎是柔和。但我所說過的保持常態仍不消失，那怕是極親近的時。他對於一切事都保持常態。

他很幽默，歡喜笑，但他只是在人家諧謔時，彷彿受了感染似的，笑個一笑；倘若他自己說那最有趣的事，他是一點也不笑的。他歡喜諧謔，歡喜荒謬的綽號，歡喜作弄人……最後他如覺得有趣，他就笑個不止了。他用什麼方法使人笑呢？未說話以前，先要視線透

出眼鏡外，眨眨眼睛……他的書簡，體式雖是完備，也充滿了喜悅的幽默。

柴霍甫的保持常態，還可從別處看得出來，可以證明他個性的明顯。沒有人聽見他訴過苦，即使他的環境比別人苦，也不訴苦。他是大家庭中的一個，自然一家人要他養活。他要為金錢工作，每每消滅了他猛烈的感興，他住在一個小房子裏，在桌旁著書，在全家的談話和嘈雜聲響中寫他的東西，時常還有幾個客人圍着他坐着。他窮困了許多年……他從來不曾怨過自己的運命。他一點也不貪求生命的過分安逸；反之，他恨極了卑微和貧窮，他過的是斯巴達人的生活。他害了十五年的癆病，幾乎死去，但他的讀者是不知道的。這是他與平常一般作家不同的地方。實在的，他極有節氣，寧可餓死，不願與人同流合污。那怕他的環境極壞，幾乎山窮水盡，他也能夠忍着痛苦，得了成功。

他的母親或是姊姊見他整天閉着眼坐着，一定要說：『你不舒服麼？』

他這時沒有戴眼鏡，睜開眼仍很清明而且溫和，一定要靜靜的說：『我麼？沒有什麼。』

我有點頭痛。』

他熱心的愛文學，常談到文學家，並且稱讚莫泊桑，佛羅貝爾或是托爾斯泰，他們是他最喜歡的。他特別熱愛這三個人，還愛李門托夫（Lermontov）的泰曼（Taman）。

他常說：『我不明白，怎麼這樣一個小孩能夠寫出泰曼呵，一個人要是能夠寫出這篇東西來，——就是死也情願的！』

但是他談文學並不像普通一般人一樣，只知道人云亦云。他只和愛文學勝過一切藝術的人談文學，並且別人所嗜好的他也不盲從。

他常說：『你不要在你的作品未刊以前，讀給別人聽。頂要緊的，不要聽別人的指摘。你就是要想改削你自己的作品，也須是你自己的意思。莫泊桑以他的偉大把小說的程
度提高，使得別人不敢獻醜；但我們仍要作小說，尤其是我們俄國人，一個人寫他的作品一定要勇敢。比方大狗和小狗，小狗不能因為有了大狗，牠就灰了心。大狗可以叫，小狗也可以叫——上帝給狗聲音，是要牠叫的。』……

他著作了二十五年，在這些年中他的作品常常能夠吸引人。他是俄國文學家中最

偉大，最有技巧的一個，但他不用他的藝術來說教，因此，俄國批評家不能了解他，更不能評判他。……他們的批評很有害於柴霍甫，這使得他傷心，比俄國的前途使他傷心還要利害。但他的傷心是暫時的——僅僅暫時的而已。……人家一談到他的名氣，他每用同樣的方法回答——講兩三句話或是說一句笑話。

如果有一個人讀過一篇關於柴霍甫的文章，向他說：『你看過麼？』

他總是眼光射出眼鏡外，滑稽的拉長了臉，沈着的說：

『呵，謝謝，謝謝！一大欄，底下有兩行。』有一個作家名叫柴霍甫：一個不滿足的人，一個發牢騷的人。』

有時他還要莊嚴地說：

『你如果知道你也受了人家批評，那麼你我都成了罪人了。批評家讓我們吃耳光，只當作開玩笑，把我們當作小學生。有一個批評家預言我將死在陰溝裏。他設想我是因酗酒被學校斥退的。』

我從來不曾見過柴霍甫發過脾氣。他很難發怒，每每要發怒他就很有本領的自己抑制下去了。我記得，比方，有一次他讀到一本書，說他對於道德問題和社會問題不加可否，說他是個悲觀主義者。他覺得很煩惱，但也只說了幾個字：

『完全是獸子！』

我不曾見他嚴冷過。他說他著作就冷了，他一定要在思想和幻構有了很明瞭的印象的時候，方纔下筆，一寫下去，就不放手，直到寫完為止。

有一次他說：『一個人著文章應該在心氣完全平靜的時候。』

但這種平靜是個很特別的現象。沒有一個俄國的作家有他這樣敏銳和複雜的心緒。

實在的，他的心是時常平靜的——他是托爾斯泰所謂的『無雙的藝術家。』我可以作證，他的精神是極珍貴的，有涵養，有真誠，有仁慈，有感覺，有公平的心……我常說他心地平靜，這是因為他的平靜在我看來足以表示他的個性。這種個性唯獨他有，我想，那

怕他在年幼氣盛的時代也是這樣的平靜，恐怕他之所以能夠很自由，忠誠而且勇敢的工作，於心無愧者，也靠着這平靜。

你還記得可怕的故事（The Tedium Story）中老教授的話麼？

『我並不是說法國的書是好的，可貴的；我總覺得法國的書不像俄國這樣沈悶，最要緊的原素，所謂創造力者常能在法國書中看到——個人自由的意旨。』

柴霍甫很有這種『個人自由的意旨』，他希望人人有此。如果別人沒有這種意旨，他一定要感到不快的。他的『自由』於他很有價值；但他不是有二重人格的人——一爲自己，一爲他人。

他的真學問比他的名聲大。他之所以不十分著名者是由於他的真誠，他不想用盡方法來沽名釣譽。他對於請人捧場，要人推挽的文學家深致不滿。

他很苦的說：『你把他們當作文學家麼？他們簡直是馬車夫！』

他最不歡喜出風頭過度的人。

北國花 (Northern Flowers) 刊行後，他寫信給我說：『蠟子書店登廣告太壞。他把我的名字放在第一，我讀到報上的廣告後，我發誓不敢再惹什麼蠟子，鱷魚，大蛇之類了。』

這是一九〇〇年冬天，柴霍甫對於新設的蠟子書店有了興趣，由我介紹，將他幼年的故事海上 (On the Sea) 交給書店。書店裏印成一本結集，他對於這件事時時懊悔。他常說：『俄國的新藝術真無味。我記得有一次在泰干羅格看見一個廣告牌：「出售入工（本應作人工）汽水」新藝術也就是這樣。」

他能保持常態由於他精神的偉大和他不斷的努力。最後，人們將知道他不但是一個『無雙的藝術家』，操縱語言很可驚的主人，也是一個無雙的精神崇高的人，但這要許多年，人們才能完全握住他的技巧、力量和精細。

他寫信到尼斯 (Nice) 給我說：『你好麼？我祝你新年快樂。你的信我收到了，謝謝你。在莫斯科一切都平安、健全、沈悶。沒有新聞可以告你，（除了新年的消息）我也不希

望有什麼新聞。我的戲劇還沒有動手作，我也不知何時可以動手。大約二月裏我要到尼斯來……我祝你可愛的暖日和平靜的海波。娛樂你自己，快樂一點，不要想到不快的事，時常寫信給你的朋友們……好好的，歡欣一點，不要忘記你淡黃色的北地鄉人，他們的消化不良，脾氣不好。」（一九〇四年一月八日）

「我祝你可愛的暖日和平靜的海波」……我很少聽見他說這樣的話。但我常覺得他應該這樣說，那時我的心憂傷地痛了。

我還記得初春的一夜。時已很遲。忽然電話響了，我聽見柴霍甫沈着的聲音：

「先生，叫一輛馬車，到我這里來。我們出去逗圈子去。」

「逗圈子？這樣夜深還去什麼事？」

「我戀愛了。」

「那很好。但現已敲過九點……你要受涼的呀。」

「少年人，不要說遁辭了！」

十分鐘後我已到安泰。(Antka) 這所房子，柴霍甫和他母親冷清地過冬的這所房子，是很黑暗，很靜寂的，只有一道燈光從他母親房開鑰匙縫裏透出來，兩支蠟燭半暗的點在他的書房裏。我看見這樣冷清的書房，想起柴霍甫在此過了許多寂寞的冬天，我的心不禁如常的顫抖了。命運使你受苦，並且很兇暴的嘲弄他。

他站在門口接我，比平時還要溫和，並且更顯出「痛苦的喜悅」，他說：『這樣的——夜呵！我在這裏悶極了！』稍感興趣的便是電話響時，蘇斐·帕芙羅芙娜 (Sophie Pavlovna) 問我正在做什麼，我回答他，「我在捉老鼠」，來，我們乘車到奧蘭達 (Orianda) 去。我不怕受涼！』

這夜還溫暖平靜，月圓雲明，幾顆小星點綴在蔚藍的天空裏。馬車軟軟的滾過銀色的路，受了靜夜的慰安，我們便靜坐着看海，閃出微微的金光。……後來又走到森林，樹蔭好似蛛網，美麗而有春意。……巨靈般的松樹排成黑的行列，伸臂向着天空。我們停了車在林中間蹣跚，經過廢墟。廢墟被月光一照，變成灰藍色了。柴霍甫忽然對我說：

『你知道我的著作可以傳多少年七年罷。』

我問：『爲什麼七年？』

『那麼，七年半。』

我說：『不然，詩是永存的，愈久愈好——和酒一樣。』

他沒有說話，不久我們坐在長凳上，在月光下看海波閃爍，他除下眼鏡，以他和藹而困倦的眼看着我說：

『先生，詩人是那一般人，他們專會用「銀色的邊際」呀，「和諧」呀，「努力，努力，與黑暗奮鬥」呀這一類的話的！』

我看見他和藹而且美麗的臉，在月光下變成灰白了。我說：『你呀，你今晚不大快活。』他沈思地用手杖的末端翻着小石子，眼睛低看着地。但當我說他不大快活的時候，他看了看我，幽默地說：

『不大快活的是你。你真倒楣，陪我坐了一次討厭的馬車。』

以後他又莊嚴地說：『是的，我但願我的作品再傳七年；我却願活得少點——算他六年。但這句話千萬不要告訴報館裏的訪員。』

他在這一點上是錯了：他沒有活到六年……

他死得很平靜，沒有受苦，在他素愛的夏天美麗的黎明死去。他死時臉上顯出快樂的樣子，彷彿一個年輕人……